

回忆录

原载《今日云龙》

排队买肉

谭晓宁

一九七一年八月间,我叔叔从新疆回家探亲,全家欢欣鼓舞,热情接待。只可惜市面物资短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生猪是计划物资,猪肉供应量极少,平时我们也不去凑这个热闹,叔叔好不容易回趟家,那还得辛苦一次。

西边的太阳还挂着丈多高,我便挟着一床旧草席,三步并作两步,赶到距家约二公里的公社肉食站,在肉食站对面一个油榨坊登记排队领号。"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来人",屋里乌压压已站满了人,我拨开人群来到登记处登记,已经是三十八号了。心里略感不安,心想这些人咋这么早呀!但又考虑到三十八号也不算太早,一天总该供应个百八十斤肉,明天应该能买到吧。心里自己安慰着自己。接着,从衣服兜里掏出两个法饼啃了起来,权当晚餐。然后选了个朝窗的位置,铺开草席,就地而睡。

夜幕渐渐降临,屋子里熙熙攘攘,声音嘈杂,排队登记的人不断增加。住在附近的排队者登了号站一会就回家睡觉了。像我这样距家有几里地的人或带草席、或拿塑料布,有的什么都没带,就把衣服脱下摊在地面睡起来,好在当时正值夏季,并无凉意,满屋望去,这哪是排队买肉,更像一个难民避难所。

晚上十点钟左右,大家推举的排队号领头人大大声嚷着请号,即按号点名,人未在现场的序号予以清除取消,然后依次把后面的序号递前。这是排队人群的自治行为,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有效地打击了投机者。这招真灵,首次清号便取消了五个序号,我的排序由三十八号提前到三十三号。之后,在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三点又分别进行了两次清号,我的序号再次提前,由三十三号变为二十九号。经过晚上三次清号的折腾,基本上没有睡稳觉,只是躺在草席上养养神。

清晨六点左右,登号领头人说,按号排队

到肉食站大门前等候,于是,我一骨碌爬起来,大家也顾不上吃早点,排队来到肉食站大门前,一个个木偶似的站立着。到了八点钟左右,肉食站的大门徐徐打开,露出宽大的肉砧,但肉砧上空荡荡的,一丁点肉星都没有。正当大伙诧异之时,从里屋走出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对排队的人群说:"今天公社只宰杀了一头猪,现在正在分肉。"原来,宰杀生猪在另外一个地方,首先要满足公社食堂以及七站八所等部门和关系户的需要,剩下的才供应平民百姓。约莫又等候了半个小时,只见屠户挑着轻飘飘的猪肉担子,慢悠悠地走来,进了肉食站的大门,提着筐里的两块猪肉往砧上一摔说:"今天这里只有三十来斤肉供应,请排好队,每人最多不得超过一斤半。"话声刚落,后面排队的人走了一大截,但仍有三四十人排着队。

我排在队里焦急地等待着,目不转睛地盯着砧上的肉,眼看越来越少,心里不免紧张起来,真是天不助我也,轮到二十七号时,仅剩的一斤三两肉全部买走了,连我前面的二十八号也空手而归。残酷的现实无法改变,我像霜打的茄子,愣在那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忽然我想,这天正是攸县皇图岭赶场(集),到那里看看能否买到肉?到皇图岭有七公里路程,我丢掉带来的草席,迈步就往皇图岭赶。大约上午十点多钟赶到皇图岭,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我挤进市场左顾右盼,根本没有见到猪肉的影子。这也难怪,全国一盘棋,天下同此凉热。就在我垂头丧气,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只见不远处有一个摊位挂着卖肉的牌子,我急匆匆赶了去,原来卖的是猪婆肉。猪婆肉即老母猪丧失产子能力后被宰杀。这种肉皮厚肉紧嚼不烂,现在一般无人食用,但在那个肉食短缺的年代,也拿到市场上销售。我想猪婆肉也是肉,总比没有好,便毅然掏出二块钱买了三斤,兴冲冲地赶回家,对家人说:"在肉食站旁住了一宿都没有买到肉,好不容易跑到皇图岭买了几斤猪婆肉,得久煮一会。"

中午叔叔和家人围坐一桌,吃着嚼不烂的猪婆肉,大家只好囫圇吞枣咽下去,叔叔并没有责怪我,反而说这份心吃什么都是高兴。不管怎样,还是尝到了猪肉味,也体现了浓浓的亲情。这事已过去四十余年,但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也许不相信,但确实是当时不争的事实。

散文

原载涪口区《涪湘》

梁上君子

周慧文

晚上十二点回来,快到小区门口时接到一电话,于是把手提包夹在左腋下,右手拿着手机侃了,正侃得浓,习惯性地向左甩了下长发,可在这一瞬,眼睛的余光居然看到了一个高大的男子就在我身后,距离近到我的长发都可能甩到他脸上,"贴得这么近,干嘛?"我对着他怒吼着,那个人什么都没说话,走了。

事后想着,快过年了,恐怕是遇上了梁上君子,要不然,马路这么宽,又没车行人的拥挤,他怎么会这么近距离地贴着我走路?

躺在床上,心有余悸,不禁想起了几次遇见梁上君子的小事。

我在湘潭求学时,有次刚上火车,就看到一个眼熟之人,好像是同村的,而且与我大姐是同学,不知为啥,那天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觉得他眼神贼溜溜的。果真他趁着乘客进门时人多拥挤,连脚都站不稳的情况下,在用力地挤着,钻着,我当时想着这列车上不知有多少人会遭殃了。几分钟后他居然挤到我身边,尽管我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可因为一手提包,一手抓扶手,就在他一挤而过时,还是在我的预料中把我上衣口袋里的钱掏走了。就在他得手的瞬间,我还真感觉到了,但我并不伤心,因为我口袋里只几块钱车费而已,相反,我有点庆幸自己的判断:他果真是小偷!

后来我回家问邻居们,得到了证实。现在一晃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回村子里偶尔经过他家门前,看到至今门窗都没安装一如三十年前破旧不堪的房屋,孤零零地落寞地立在山腰之中,想必他这个梁上君子尽管起步早,可一辈子都未能做成汪洋大盗,永远只是小贼嘛!就如同那次从我口袋里掏的就"几块钱"而已!

十年前,一次晚饭过后,我带着孩子在街上玩耍,9点钟左右,我们母子有说有笑地回家,在门口都没忘打搅一翻。进门之后,儿子发

觉主卧的门口地上有一些木屑片,我们仔细一看,原来门锁被撬了,奇怪的是客厅、卧室里没有一点翻动的痕迹,家里也没有遗失任何物品。在我们边纳闷边检查时,发现靠外房间的窗户铁栏杆被撬开两根,足够一个成人自由钻进钻出。这一次很幸运,梁上君子没有得逞,也没有把我家翻得凌乱不堪,也许他刚爬进来正在撬主卧锁时,听到了我和儿子在门外的打闹声,就只能选择空手而逃了。

虽然这次梁上君子在我家片刻的停留,没给我家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往后的一段时间,总让我这个小女人觉得有人躲在我家某个暗处,心里有些害怕。

有一次,几家相约在凤凰古城玩,早上,我提着大把的钞票,带着儿子在沱江边漫步,在我心情无比惬意地欣赏着沱江清彻的水流时,突然有一高高大大的外国帅哥在后面推我肩膀,然后大声喊:"money!"外国帅哥很负责任地指着不远处小摊边一手拿帽子的小伙子,再指指我的包,明确地比划着。明意后我径直走向摊位,扯着那小伙子的衣服大声吼:"给我!"年仅十二三的小伙子明显很害怕,轻声地回答:"什么?"在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偷走我钞票时,眼尖的儿子在旁边,指着帽子说:"在这里!"这时小伙子心虚地没话说了,把钞票还给了我。

哎,有惊无险啊!那一大沓钞票可是我们几家这次出行的全部经费啊!其实我之所以在小摊前几个人在场,能完全判断是这小伙,是因为我们在漫步时,我不经心的回头中看到过他尾随在我之后,想必那一小段尾随也是我们的神交吧。当然这一次让我感谢外国帅哥的正能量:不仅敢于提醒,而且敢于指证。

在这几次遇见梁上君子的事件中,虽然没有损失什么财务,但每次事后总有几天处于心有余悸之中。

随笔

原载《今日醴陵》

醴陵人的桥

肖晓菲

一个人,经常默默地漫步涪江河畔。

这条路走过了无数次,四季的很多日子都在此留下了我的身影,但每一次都会慢慢地停下脚步,静静地、久久地凝望一座桥——涪江桥。

涪江桥在我眼前静立,那圆的十孔桥洞,方的石块,直的桥背,就是一尊卓尔不凡的雕塑,线条流畅,棱角分明。方圆之间是那么的和谐又是那么的恰到好处,似乎每一块麻石都被建造者们为它找到了最佳位置,都是为成就这座桥而生,独一无二又浑然一体。先祖的智慧在这河面上熠熠生辉而又隽永悠长。

在每个醴陵人的记忆中,有谁忘却过曾经脚叩桥面石板的快乐声音?从近乎四十五度倾斜的引桥上来,一登桥面,视野豁然开阔,心中若有阴霾者,为清风吹拂,早已烟消云散。在这附近最高的地方,极目西山的郁郁葱葱,心旷神怡;又有谁能否认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趴在栏杆上望着河水发呆呢?

一碧的河水悠悠,不知流淌了多少个晨昏,在水天相映、单纯而明亮的背景中,桥的倒影优美地与西山一同融入了水里,那么清晰,那么自然,与临河的古木楼互为映衬,在这一幅天然而绝美的水墨画图中,不知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若是晚上,有圆的月悬于幽深澄明的天,桥便在一一种几乎充满天地的静谧光辉中,俨如一位深思的智者,聆听河水浸润了月色的微鸣,感受这世界不平静律动的它威武、威严,用横跨千年的气概,安然地展示它端庄、厚重的静美。

默默地与桥对视,在近千年中,不知有多少心有灵犀之士与它对过话,为它感动或为它清然泪下。从浮桥到木桥再到石墩桥,屡修屡毁二十余次,包含了多少悲哀和血泪,执着与希望,沉重和耻辱,乐观与坚强。它始终默默地伫立在涪江之上,垮了,立起来;再垮,再立起,犹如一个坚韧的男人。桥的品格不正是醴陵人的品格么?

喝着涪江水长大,几十年间,我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的周围,而且是越来越远,仿佛有根绳儿,拽着我的心。

我每天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经过桥去上班,又下班。今天已是黄昏了,我独见一对盲人夫妻,他们面向夕阳靠在栏杆上在谈着什么,旁边有个老者在拉二胡,正深深地陶醉在自己安排的旋律里。在阳光的沐浴中,男人的脸在随着音乐的旋律变幻,脸上有着我不曾见过的安然和光亮;女人紧闭的双眸朝着男人,被夕阳浸润了的脸却妩媚得像出嫁的新娘。我就那么大胆地看着他们,听他们说话:"儿子在外面有出息了,过几天回家看我们。"

"嗯。"

"儿子小时候最喜欢到这桥上来了,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回家,好不好?记得当初我们也是送他到这里止步的。"

"嗯。"

"我们回家吧。"

"好,回家。"

我看他们互相搀扶,走向了桥的那头。

这桥通向千万人的家,也通向远方。它是醴陵人心中永远缠绵的一个情结,但也许这不仅仅只是醴陵人的桥。

记事本

原载《株洲群众文化》

珍贵的经历

姜茸

回忆像沙漏,时间是白马。我还记得毕业那天,我是第一个离开寝室的,收拾好了我乱七八糟的东西,该打包的打包,该邮寄的邮寄,该丢的丢了,只有一蛇皮袋书不知怎么拖回去。

瑶瑶的爸爸正好来接她了,他一把提起我的蛇皮袋,说:"不重!"

忽然我接过我的烂包裹,哭出声来,头也不回走出了寝室。想起就要离开我生活了四年的大学,我忽然想大哭一场,这个时候,我没有找好工作,没有真正的朋友,从入学时候的全系第二名沦为即将步入南下打工一族的失败者。

当来到北苑门口的时候,我看到认识的一位同系的师弟在帮忙送行。一下子还是感动起来,坐上离别的校车。我在洛河的车站下车了,离长途汽车站还有一段距离,我拖着蛇皮袋一路过去,等上车的时候才发现袋子底部已经磨破了,我不禁越发变得沮丧。回家了,也许回到家我又会开心起来。

因为很舍不得离开奶奶,我是过完那年的中秋节才坐上南下的大巴车的。第一次坐长途大巴,我不是坐,卧不是卧,因为有一点晕车,一直都没吭声,坐在我旁边的是姑家家邻居的大男孩,他去深圳开的士,我俩路上一直都没说过一句话,直到下车才道了一句再见。

记得有一次我在外面面试回来,坐那个摩托忽然摔了一跤,我爬起来气鼓鼓得问那个司机是不是故意的?他居然没否认。

当时简历投出去,广州市区的都石沉大海,倒是番禺、东莞、顺德、中山的回信不少。于是我开始了穿越大半个广东省的面试之路。第一份面试印象很深,一下子就面试通过了,但工资只有800元。我想找工资更高一点的,经历了多次之后,后来还真找到了工资有1200元的,在东莞万江一家叫做茂鑫帽厂做跟单。还记得老板是台湾人,住香港,第二次见面就提了一袋子的书给我们看,从香港来的负责管理我们的大姐都说辛苦冷落了,晚上把我们全部叫去复印资料到凌晨一点多,除了一个叫做萍的岳阳女孩。

萍比我们年长几岁,住在"别墅"里,也就是和老板们住一幢楼,萍对我说,她是一片蕙萍,她还说,四川人广东打工是因为穷,湖南人是因为近。我觉得她像有很多故事的姐姐,但与我玩得最好的是一个洪江的女孩,我们一起在公司门口买东西,一起讨论跟单文件怎么写,一起下车间,公司有位负责人叫兰生,每天中午都和我们一起吃饭,一大桌,他特意换了不锈钢的筷子,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公司的这个氛围,唯独不太喜欢要吃猪血这道菜,可是猪血清肺去粉尘对下制帽车间的我们是很有好处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洪江的女孩就被解聘了,走的时候她笑着说她找她哥哥去了,我忽然觉得很难过。不一会儿公司又招来了好几个人,听说以前都做过跟单,有一个好像是北方的吧,还带着一前个十几岁的妹妹,没过多久,兰生把我叫过去,结了工资给我,还把一袋香蕉给我,好像说是香港的那位阿姐给我的,我回到寝室,同住的女孩说,两条腿的人太好找了,有些小公司就是这样用廉价劳动力。可是我还是觉得这里还行,是我自己对外贸英语和跟单不熟,只好另寻出路了。

后来我就鼓起勇气投一些大公司,收到美的公司的面试通知时,姐姐寝室的女孩子都为我高兴了一把,一个个子高的女孩还把她的套蓝色的套袋借给我。我高高兴兴去面试,人事经理拿了一份卷子给我做,我觉得题目有点难,正琢磨不透时忽然感觉这位经理一直微笑盯着我的大腿,我穿着裙子,短得露出半个大腿,那个时候的我还学会穿丝袜,虽然我设在他的笑意里看到恶意,但还是草草地把写完最后几个字以后就转身离开。

这次应聘显然没有成功,后来我还面试了好几家公司,到过惠州、东莞、中山……也或长或短的做过几家公司,都不是很稳定,每一次都来去匆匆。也许是年轻,也许是新鲜,一点也不觉得苦,倒是把这种漂泊流浪当成了一种旅游和经历。特别是当时姐姐把一个时髦的BP机挂在我的胸前,以及接到面试通知时,那种欣喜太难忘了。

回首曾经那么一往无前,即使孤单,也很坚强,就算没有开出鲜艳的花朵,没有结出那么丰硕的果实,也是一段极其珍贵的经历。

现代诗

原载茶陵《南湖潮》

外婆的萝卜缨

(外五首)

玉珍

外婆又在洗萝卜缨
纯洁的菜叶涤荡在纯洁的潭水中
每一棵萝卜都不能浪费
拍碎绿色的涟漪

她又收获了一担洁白的萝卜
像挑着冬日的婴儿,缓缓地走出山去
每一棵萝卜都不能浪费
萝卜缨美好青翠,用沸水焯过
切碎后入锅爆炒,红辣椒夹杂其中
烹饪成冬天的碎花

那是20年前了,她走后再也没有任何人
能做得那样好吃
人们将萝卜缨喂猪
在猪们粗鲁的嘴里,
又一个时代的滋味稀碎

那味道已经灭绝了
一个人离开带走她拿手的滋味
带走了温柔年代里最硬的天赋

如果

如果不熬夜,眼睛将会更美
如果不写作,现在会如何
如果世道更好点,父亲依然如此忧郁吗
如果那年废墟之下的我已断绝气
这个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
我还想再问问我的祖父,
如果你还在这几
世界的疯狂会令你流泪吗?
我不知道
如果我今夜不失眠
这首诗将会出现在哪里

树,高大的灵魂

树,高大的神灵,生长着的殿堂
在澎湃浪潮里摇晃它的尖顶
树上光明的少年有弹弓
木剑,放大镜
瞄准了飞鸟射去野心的一击
我坐在树上
呼吸,唱歌,远眺
在那儿能看见天堂
树冠下是我的伙伴
被密密麻麻的光束照亮
那时我们是快乐的
树是我们无忧的殿堂

对比

夜晚的城市
像发光的铁皮盒子堆成的
机器玩具
月亮在它的上面
充满灵魂
充满感情

越来越多的头颅在滚动

认识越多的人,越孤独

越来越多的头颅在滚动
那黑色的海洋荡漾
——陌生的眼神

我恐惧人生全部的未知
在第一次的饭局,最后一次的晚餐
我认识了孤僻的自己

越来越多的头颅在滚动
一片人海
我永生的隔阂

对艺术的一厢情愿

在我看来
这是对艺术的一厢情愿
类似送死的高尚
类似一种告慰
但又有什么关系
阿芙蓉状态
你的眼看见了一切
在这严肃匆忙的三月
我从上帝那儿拿来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